

当代名家

• 游记

星汉〇主编



京华出版社

CONTEMPORARY ARTISTS

当代名家

• 游记

星汉〇主编



京华出版社

责任编辑:罗光乾

封面设计:颜森设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名家游记/星汉 主编. —北京:京
华出版社, 2009

ISBN 978—7—80600—782—2

I . 当… II . 星… III . 散文—作品集—当代 IV . G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7012 号

主 编□ 星汉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100011)

经 销□ 京华时代图书(北京)有限公司

(010) 63993659 63607039

印 刷□ 三河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5.25 印张

印 数□ 3000 册

出版日期□ 2010 年 9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00—782—2

定 价□ 23.8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感悟自然之美

一位诗人说，当我们离自然越远，我们心中的云层就会越来越厚。如果我们能够从繁忙的生活中拿出一些时间，去亲近大自然，去探询大自然的奥秘，那么我们的身心就会处在一种甜美的状态里，而我们沉重的心灵，就会像鸟儿一样轻盈地飞翔。

庐山面目 / 丰子恺	1
黄山小记 / 茅子	5
青石小街 / 费振钟	9
天山景物记 / 碧野	11
海南杂记 / 茅盾	16
泰山日出 / 徐志摩	19
瀑布之歌 / 冯牧	21
抚仙湖里的鱼 / 贾平凹	28
移山填海话厦门 / 郑振铎	31
阳关雪 / 余秋雨	35
长江三峡 / 刘白羽	39
青城山纪游 / 袁昌英	42



在行走中品读风景

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天，就踏上了人生的旅途，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就会发现人生处处有风景。升起的太阳在用它火红的色彩召唤着我们的眼睛；远方的大海在用它迷人的蔚蓝召唤着我们的心……

诗人卞之琳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风景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愉快的心情，更给我们带来了人生的哲理。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 / 叶圣陶	50
北游漫笔 / 叶灵凤	54
在赣江上 / 冯至	59
曲阜孔庙 / 梁思成	62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 俞平伯	66
箱子岩 / 沈从文	71
山中避雨 / 丰子恺	76
雨中登泰山 / 李健吾	78
江行的晨暮 / 朱湘	82
大佛岩 / 艾芜	83
曼哈顿街头夜景 / 丁玲	84
镜泊湖 / 臧克家	86
巴东三峡 / 刘大杰	90
内蒙访古(节选) / 翦伯赞	94
故都的秋 / 郁达夫	102
西柏坡的雨 / 商震	105
西京胜迹 / 张恨水	108



苏州赋/王蒙 115

放歌自然

当你赞美花朵的时候,花朵会为你献上美丽的微笑;
当你赞美鸟儿的时候,鸟儿会为你奉献动听的歌声;
当你赞美河流的时候,河流会为你展示两岸的美景;
当你赞美大地的时候,大地会为你捧出一个金灿灿的秋天。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	118
趵突泉/老舍	125
我站在长城上,倾听...../霍达	127
塔什干晨雨/王蒙	129
采蒲台的苇/孙犁	133
花潮 /李广田	135
济南的冬天/老舍	138
春风/林斤澜	140
太阳下山,回头看/李家同	142
冬夜里的野玫瑰/肖复兴	144
垂钓/余秋雨	148
怀念乞力马扎罗的雪 /苏历铭	150
雨中的紫竹林/李冬梅	152
漂流小漓江/孙琳	154
在榆林过七夕/苦李子	157
只为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海燕	160
翡冷翠山居闲话/徐志摩	162
初冬过三峡/萧乾	164
五峰游记/李大钊	167



目 录

地中海上的日出/孙福熙 169

放飞心灵的翅膀

当我们俯下身去，就会听见花朵在山野里盛开的声音，
那花开的声音对于我们是一种召唤！我们原本是大自然的孩子，只是我们离开她太久了，甚至早已忘记了通往她的道路。只有当我们重投自然的怀抱，才能够放飞心灵的翅膀。

威尼斯/邹韬奋	171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冯牧	174
松坊溪的冬天/郭风	179
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	181
忆卢沟桥/许地山	189
观莲拙政园/周瘦鹃	192
敦煌游记/张恨水	195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冯至	199
春日游杭记/林语堂	203
记游洞庭西山/叶圣陶	207
紫藤萝瀑布/宗璞	211
版纳的诱惑/朱零	213
西递第一联/魏克	216
山阴道上/徐蔚南	219
黄海落踪/苏雪林	221
青岛/闻一多	229
明显陵散记/常尧阶	231



感悟自然之美

一位诗人说，当我们离自然越远，我们心中的云层就会越来越厚。如果我们能够从繁忙的生活中拿出一些时间，去亲近大自然，去探询大自然所有的奥秘，那么我们的身心就会处在一种甜美的状态里，而我们沉重的心灵，就会像鸟儿一样轻盈地飞翔。

庐山面目

丰子恺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里，犹有六朝僧。”（钱起）这位唐朝诗人教我们“不可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竟在两小时内乘汽车登上了匡庐。这两小时内气候由盛夏迅速进入了深秋。上汽车的时候九十五度，在汽车中先藏扇子，后添衣服，下汽车的时候不过七十几度了。赴第三招待所的汽车驶过正街闹市的时候，庐山给我的最初印象竟是桃源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茶馆酒楼，百货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的人很多，招待所满坑满谷，好不容易留两个房间给我们住。庐山避暑胜地，果然名不虚传。这一天气晴朗，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木参天，绿荫蔽日；远处岗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了一片云海；有时一片白云忽然消散，变成了许多楼台。正在凝望之间，一朵白云冉冉而来，钻进了我们的房间里。倘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它进来共住；但我犹未免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我想，庐山真面目的不容易窥见，就为了这些白云在那里作怪。



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共有两百多处，但我们十天内游踪所到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小天池、花径、天桥、仙人洞、含鄱口、黄龙潭、乌龙潭等处而已。夏禹治水的时候曾经登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经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经在东林寺门口种松树，王羲之曾经在归宗寺洗墨，陶渊明曾经在温泉附近的栗里村住家，李白曾经在五老峰下读书，白居易曾经在花径咏桃花，朱熹曾经在白鹿洞讲学，王阳明曾经在舍身岩散步，朱元璋和陈友谅曾经在天桥作战……古迹不可胜计。然而凭吊也颇伤脑筋，况且我又不是诗人，这些古迹不能激发我的灵感，跑去访寻也是枉然，所以除了乘便之外，大都没有专诚拜访。有时我的太太跟着孩子们去寻幽探险了，我独自高卧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山楼上看看庐山风景照片和导游之类的书，山光照槛，云树满窗，尘嚣绝迹，凉生枕簟，倒是真正的避暑。我看到天桥的照片，游兴发动起来，有一天就跟着孩子们去寻访。爬上断崖去的时候，一位挂着南京大学徽章的教授告诉我：“上面路很难走，老先生不必去吧。天桥的那条石头大概已经跌落，就只是这么一个断崖。”我抬头一看，果然和照片中所见不同：照片上是两个断崖相对，右面的断崖上伸出一根大石条来，伸向左面的断崖，但是没有达到，相距数尺，仿佛一脚可以跨过似的。然而实景中并没有石条，只是相距若干丈的两个断崖，我们所登的便是左面的断崖。我想：这地方叫做天桥，大概那根石条就是桥，如今桥已经跌落了。我们在断崖上坐看云起，卧听鸟鸣，又拍了几张照片，逍遙地步行回寓。晚餐的时候，我向管理局的同志探问这条桥何时跌落，他回答我说，本来没有桥，那照相是从某角度望去所见的光景。啊，我恍然大悟了：那位南京大学教授和我谈话的地方，即离开左面的断崖数十丈的地方，我的确看到有一根不很大的石条伸出在空中，照相镜头放在石条附近适当的地方，透视法就把石条和断崖之间的距离取消，拍下来的就是我所欣赏的照片。我略感不快，仿佛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广告的当。然而就照相术而论，我不能说它虚伪，只“太”巧妙了些。天桥这个名字也古怪，没有桥为什么叫天桥？

含鄱口左望扬子江，右瞰鄱阳湖，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一把芭蕉扇，走进



亭子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就和我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语音相似。我们就用土白同他谈起天来。土白实在痛快，个个字入木三分，极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话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望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乘便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阴，下雨的时候代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来我们谈起他的时候就称他为“济公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午才上山，知道正街上的馆子规定时间卖饭票，然后买一瓶酒，跑到小天池，在革命烈士墓前奠了酒，浏览了一番，他就在十一点钟先买了饭票，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死不肯给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济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活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绝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事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候船返沪。我们又互相叙述别后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之地，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得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打着湖州白说：“渠被吾吓了一吓，吾也被渠吓了一吓！”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叶韵。宋杨万里诗云：“意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亦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叶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但”字占一行，一个“不”字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倘能说得像我们的济公活佛那样富有诗趣，不叶韵倒也没有什么。

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似乎同在上海差不多。山上的吃饭情况就不同：我们住的第三招待所离开正街有三四里路，四周毫无供给，吃饭势必包在招待所里。价钱很便宜，饭菜也很丰富。只是听凭配给，不能点菜，而且吃饭时间限定。原来这不是菜馆，是一个膳堂，仿佛学校的饭厅。我有四十年不过饭厅生活了，颇有返老还童之感。跑三四里路，正街上有一所菜馆。然而这菜馆也限定时间，而且供应量有限，若非趁早买票，难免枵腹游山。我们在轮船里的时候，吃饭分五六班，每班限



定二十分钟，必须预先买票。膳厅里写明请勿喝酒。有一个乘客说：“吃饭是一件任务。”我想：轮船里地方小，人多，倒也难怪；山上游览之区，饮食一定便当。岂知山上的菜馆不见得比轮船里好些。我很希望下年这种办法加以改善。为什么呢，这到底是游览之区，并不是学校或学习班！人们常年劳动，难得游山玩水，游兴好的时候难免把吃饭延迟些，跑得肚饥的时候难免想吃些点心。名胜之区的饮食供应倘能满足游客的愿望，使大家能够畅游，岂不是美上加美呢？然而庐山给我的总是好感，在饮食方面也有好感：青岛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我想，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原来青岛啤酒气足得多。回家赶快去买青岛啤酒，岂知开出来同光明啤酒一样，并无白沫飞溅。啊，原来是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气压的关系！庐山上的啤酒真好！



黄山小记

菡 子

黄山在影片和山水画中是静静的，仿佛天上仙境，好像总在什么辽远而悬空的地方；可是身历其境，你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是生气蓬勃的，万物在这儿生长发展，是最现实而活跃的童话诞生的地方。

从每一条小径走进去，阳光仅在树叶的空隙中投射过来星星点点的光彩，两旁的小花小草却都挤到路边来了；每一棵嫩芽和幼苗都在生长，无处不在使你注意：生命！生命！生命！就在这些小路上，我相信许多人都观看过香榧的萌芽，它伸展翡翠色的扇形，摸触得到它是“活”的。新竹是幼辈中的强者，静立一时，看着它往外钻，撑开根上的笋衣，周身蓝云云的，还罩着一层白绒，出落在人间，多么清新！这里的奇花都开在高高的树上，望春花、木莲花，都能与罕见的玉兰媲美，只是她们的寿命要长得多；最近发现的仙女花，生长在高峰流水的地方，她涓洁、清雅，穿着白纱似的晨装，正像喷泉的姐妹。她早晨醒来，晚上睡着，如果你一天窥视着她，她是仙辈中最娇弱的幼年了。还有嫩黄的“兰香灯笼”——这是我们替她起的名字，先在低处看见她眼瞳似的小花，登高却看到她放苞了，成了一串串的灯笼，在一片雾气中，她亮晶晶的，在山谷里散发着一阵阵的兰香味，仿佛真是在喜庆之中；杜鹃花和高山玫瑰个儿矮些，但她们五光十色，异香扑鼻，人们也不难发现她们的存在。紫蓝色的青春花，暗红的灯笼花，也能攀山越岭，四处丛生，她们是行人登高热烈的鼓舞者。在这些植物的大家庭里，我认为还是叶子耐看而富有生气，它们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有的纤巧，有的壮丽，有的是花是叶巧不能辨；叶子兼有红黄紫绿各种不同颜色，就是通称的绿叶，颜色也有深浅，万绿丛中一层层地深或一层层地浅，深的葱葱郁郁，油绿欲滴；浅的仿佛玻璃似的透明，深浅相同，正构成林中幻丽的世界。这里的草也是有特色的，悬岩上挂着长须（龙

须草），沸水烫过三遍的幼草还能复活（还魂草），有一种草，一百斤中可以炼出三斤铜来，还有仙雅的灵芝草，既然也长在这儿，不知可肯屈居为它们的同类？黄山树木中最有特色的要算松树了，奇美挺秀，蔚然可观，日没中的万松林，映在纸上是世上少有的奇妙的剪影。松树大都长在石头缝里，只要有一层尘土就能立脚，往往在断崖绝壁的地方伸展着它们的枝翼，塑造了坚强不屈的形象。“迎客松”、“异萝松”、“麒麟松”、“凤凰松”、“黑虎松”，都是松中之奇，莲花峰前的“蒲团松”顶上，可围坐七人对饮，这是多么有趣的事。

鸟儿是这个山林的主人，无论我登多少高（据估计有两万石级），总听见它们在头顶的树林中歌唱，我不觉把它们当作我的引路人了。在这三四十里的山途中，我常常想起不知谁先在这奇峰峻岭中种的树，有一次偶尔得到了答复，原来就是这些小鸟的祖先，它们衔了种子飞来，又靠风儿作媒，就造成了林，这个传说不会完全没有道理吧。玉屏楼和散花精舍的招待员都是听“神鸦”的报信为客人备茶的，相距头十里，聪明的鸦儿却能在一小时之内在这边传送了客来的消息，又飞到另一个地方去。夏天的黎明，我发现有一种鸟儿是能歌善舞的，它像银燕似的自由飞翔，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我难以捉摸它灵活的舞姿，它的歌声清脆嘹亮委婉动听，是一支最亲切的晨歌，从古人的黄山游记中我猜出它准是八音鸟或山乐鸟。在这里居住的动物最聪明的还是猴子，它们在细心观察人们的生活，据说新四军游击队在这山区活动的时候，看见它们抬过担架，它们当中也有“医生”。一个猴子躺下，就去找一个猴医来，由它找些药草给病猴吃。在深壑绿林之中，也有人看见过老虎、蟒蛇、野牛、羚羊出没，有人明明看见过美丽的鹿群，至今还能描叙它们机警的眼睛。我们还在从始信峰回温泉的途上小溪中捉到过十三条娃娃鱼，它们古装打扮，有些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书僮，头上一面一个圆髻，一定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动物，古来号称五百里的黄山，实在还有许多我们不能到达的地方，最好有个黄山勘探队，去找一找猴子的王国和鹿群的家乡以及各种动物的老窠。

从黄山发出最高音的是瀑布流泉。有名的“人字瀑”、“九龙瀑”、“百丈瀑”并非常常可以看到，但是急雨过后，水自天上来，白龙骤下，风声瀑声，响彻天地之间，“带得风声入浙川”，正是它一路豪爽之气。



平时从密林里观流泉，如丝如带，缭绕林间，往往和飘泊的烟云结伴同行。路边的溪流淙淙作响，有人随口念道：“人在泉上过，水在脚边流”，悠闲自得可以想见。可是它绝非静物，有时如一斛珍珠迸发，有时如两丈白缎飘舞，声貌动人，乐于与行人对歌。温泉出自朱砂，有时可以从水中捧出它的本色，但它汇聚成潭，特别在游泳池里，却好像是翠玉色的，蓝得发亮，像晴明的天空。

在狮子林清凉台两次看东方日出，第一次去迟了些，我只能为一片雄浑瑰丽的景色欢呼，内心漾溢着燃烧般的情感，第二次我才虔诚地默察它的出现。先是看到乌云镶边的衣裙，姗姗移动，然后太阳突然上升了，半圆形的，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它的光辉立即四射开来，随着它的上升，它的颜色倏忽千变，朱红、橙黄、淡紫……它是如此灿烂、透明，在它的照耀下万物为之增色，大地的一切也都苏醒了，可是它自己却在通体的光亮中逐渐隐着身子，和宇宙溶成一体。如果我不认识太阳，此时此景也会用这个称号去称赞它。云彩在这山区也是天然的景色，住在山上，清晨，白云常来作客，它在窗外徘徊，伸手可取，出外散步，就踏着云朵走来走去。有时它们弥漫一片使整个山区形成茫茫的海面，只留最高的峰尖，像大海中的点点岛屿，这就是黄山著名的云海奇景。我爱在傍晚看五彩的游云，它们扮成侠士仕女，骑龙跨凤，有盛装的车舆，随行的乐队，当他们列队缓缓行进时，隔山望去，有时像海面行舟一般。在我脑子里许多美丽的童话，都是由这些游云想起来的。黄山号称七十二峰，各有自己的名称，什么莲花峰、始信峰、天都峰、石笋峰……或象形或寓意各有其肖似之处。峰上由怪石奇树形成的“采莲船”、“五女牧羊”、“猴子观桃”、“喜鹊登梅”、“梦笔生花”等等，胜过匠人巧手的安排。对那连绵不绝的峰部，我愿意远远地从低处看去，它们与松树相接，映在天际，黑白分明，真有锦绣的感觉。

漫游黄山，随处可以歇脚，解放以后不仅“云谷寺”、“半山寺”面目一新，同时保留了古刹的风貌，但是比起前后山崭新的建筑如“观瀑楼”、“黄山宾馆”、“黄山疗养院”、“岩音小筑”、“玉屏楼”、“北海宾馆”管理处大楼和游泳池等，又都是小巫见大巫了。上山的路，休息的亭子，跨溪的小桥，更今非昔比，过去使人视为畏途和冷落荒芜的地方，现在却像你的朋友似的在前面频频招手。这些建筑都有自己的光

彩，它新颖雄伟，使黄山的每一个角落都显得生动起来。这里原是避暑圣地，酷暑时外面热得难受，这里还是春天气候。但也不妨春秋冬去，那里四季都是最清新而丰美的公园。

古今多少诗人画家描写过黄山的异峰奇景，我是不敢媲美的，旅行家徐霞客说过：“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我阅历不深，只能略能领会他豪迈的总评，登在这里的照片，我也只能证明它的真实而无法形容它的诗情画意，看来我的小记仅是为了补充我所见闻而画中看不到的东西。



青石小街

费振钟

在江南，在每一座小城小镇，要是你不走走这样的小街，那就不能说你的脚在江南走过。

这样的小街，多数由青石铺成。青石铺成的小街，有多长？有多宽？这些你都不必计算，你要看的是：青石小街上，那一块块布满断纹磨圆了边角的石头。你可以想一想，算一算它经历的时间，然后再加上你自己刚刚走过的脚步，这样你就将青石小街记在心里了。

你要留心小街两边高高的青灰砖墙，留心青灰砖墙上那些被雨水浸湿了的墙缝，以及墙缝里的一抹苔藓和几株暗绿小草。小街的深邃不是由它的长度决定的，而是由这些由岁月长出来的斑斓痕迹决定的。走过小街时，你的手一旦伸过去抚摸这里的砖墙，你就会生出一种因为沧桑变化而生长出来的幽长浩渺的怅惘和感慨。于是，小街总是勾连住你的脚步，让你缓缓而行，在缓缓而行间，你便与小街结下了一点点缘分。

你还要留心面朝小街的那座老门楼。老门楼也许有一两座石狮也许没有，但它上面必定有几块用青砖雕刻成的图画。它们被称为砖雕，它们不单单是为着装饰，它们常常成为小街的向导，让从这儿走过的人，保留一种刻意的惊奇和猜想。这样的门楼，黑色的木门是一直紧紧关着的，你问不到，这座门楼是谁家的门楼，谁家的门楼可以这样长时间展示那旧时的生活和风格，谁家的门楼似乎想敞开却欲言又止如此守住它的沉默与秘密。但只要你询问，你就会加深对小街的感受。

也许，你还要留心小街中间的那口青石井栏。那口井栏下面，井水是枯竭了，还是仍然一泓如碧，这都不要紧。你要做的是反复察看井栏上的每一道绳痕，它们总是按照一个固定角度深入青石当中。你能知道这些绳痕经年累月天长地久，你却不知道究竟其中哪一道痕迹出自于少女的一双纤纤素手，哪一道痕迹出自老妇苍老的十指。小街上百年来的

日常生活细节，有一部分镌刻在井栏的青石上。它的深刻之处，正是它的模糊不清，因为所有的日子都被一根牵扯着吊桶的麻绳无头无绪地消磨殆尽，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哪桶水用来煮茶酿酒，哪桶水用来洗菜做饭，哪桶水用来洒扫，哪桶水用来清洗？你不知道并非你的浅薄，是你的眼睛透不过日子的平淡和琐碎。

现在你肯定要留心于那位坐在小街上的老阿婆了，你当然会走过去与她说话。可惜她听不懂你的外乡人的语言。她点了很多次头，又摇了很多次头，这样你对小街上的老阿婆，终于也一无所知了。老阿婆自然梳着她从嫁到小街时就梳着的发髻，老阿婆自然穿着她成为小街的媳妇时就穿着的蓝布衣衫，老阿婆手腕上自然还戴着那副绿玉镯，这也许是她对家族和亲人最重要的纪念。老阿婆老了，她可以安闲地坐到小街上回忆故事了。她的故事漶漫无边，她从早到晚在那儿想呀想呀，不知在哪里断了，又不知从哪里接了过来。她的故事不是讲给小街上的行人听的，她是讲给小街听的，也是讲给自己听的。你看到老阿婆身边或许有一只绣架，她手上或许拿着一根绣针牵着一根绣线，这是她永远也做不完的绣活儿。于是老阿婆和她的绣活儿，也便成了小街不变的故事。你从老阿婆面前走过，你甚至是可以把这个故事带走的。

你走完小街时，小街上空的天色晚了，高高的风火墙，连同爬在上面的藤萝，将暗影飘落在小街的青砖上。踏着小街的影子，你还想寻找什么呢？

后来，小街转角处，一盏夜灯亮了。后来，小街在你走后，冷清入梦了。